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九

劉

蘊

呂 卬 戴

銑

承 光 翰

徐

蕃 牧

相

葛

浩

薄 彥 薇 貞 安 甫 李 熙

周 黃 昭 道

魏 學 禮

陸

崑

蔣

欽

軒 天 錫

周 却

鑄

馮

顯

周

璽

劉

恣

徐

禎

羅

僑

劉蘊字惟馨涪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外戚慶雲奇軍二任令家人以輕貨易鹽引侵牟商
利蘊歷陳五害不聽已論文選即張綵顛倒銓政數
事尚書馬文升為辨劾乃已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

孝宗之政雖疏誅曰先帝大漸之際召劄臣劉健索
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
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中外皇皇莫不失望如張瑜
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乃不即加誅容其奏
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律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
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
以輔陛下而近日批荅章奏大率以恩侵法以私掩
公是聞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有參焉者矣願深
思遺命信任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而諸司亦各
具題奏之數送閣備稽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正德元年吏部缺尚書廷議咸歸劉大夏御史王時
中疏侵之蒞極言其謬而部議依違無所是非帝遂
詔扶私妄言者必罪語雖若駕蒞其實以鉗言官也
先是孝宗在位深悉內臣出鎮之害一時所用皆慎
選至是劉瑾等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黨蒞言用
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
同官張文等極言時政闕失忤旨停俸三月劉健謝
遣去位蒞與同年生刑科給事中呂紳各抗章乞留
語侵蒞而兵科都給事中艾洪亦劾中官高鳳姪得
林營掌錦衣衛諸疏皆傳至南京先為協同守備武

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為錄示諸僚而兵部
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
等各具疏言健遠顧命元臣不宜去國陛下新政之
初奈何墨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日游宴馳射瑾等大
怒盡逮銑彥徽等下詔獄鞠治并蒞紳洪俱廷杖削
籍而詞所連承慶瀚珩皆得譴承慶停半祿間任瀚
珩貶秩調外任既而列健遠等五十餘人為奸黨蒞
及紳洪並預焉瑾敗起蒞金華知府九年舉治行卓
異未及遠輟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遠江西副使卒
御史范永奎頌于朝特予祭葬紳廣信永豐人其請

留使遠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
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
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
二臣雖以老疾辭責由言違計阻不得其職而去陛
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真有意優老也在二臣
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
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
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
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
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殊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

曰無道壽考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日去
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乞念先帝顧命之重今日守成之難曲加慰留光輔
盛治帝不聽既削籍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
都江堰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洪濱州人弘
治九年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十一年疏請撤四方鎮
守內官非祖宗朝額設者明年請召復言官華昶林
廷玉胡獻以勵直節斥禮部尚書徐璣以警官刑皆
不聽十四年廷縉失事命洪偕刑部郎中黃暉往按
之具得其狀于是總兵官陳瑛中官魯敏巡撫王嵩

甘下獄抵罪。未幾劾遼東巡撫陳瑒等誘降起叢瑒
等亦被譴貴州叅將趙晟殺人受賄洪往訊正其罪
武宗立有詔清覈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積
弊大革營帥及中官撓之洪率全官屢疏論列竟不
能得正德元年春又劾英國公張懋懷軍侯孫應爵
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不職并及陝西鎮監劉雲
荊州鎮監劉珥俱請斥罷不聽未幾雲召為南京守
備乞以其養子偉為錦衣千戶洪優率同官劾之事
乃寢洪在兵科久隨事論諫多所匡正至是除名歸
終福建左叅政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戶科十七
年冬屬當考察偕同官疏監司知府三十五人請行
貶黜帝付之所司多採其言武宗嗣位偕同官疏請
杖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如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
祀慎刑赦災恤困諸大政倚錄進覽凡裁決機務悉
以為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
自今宜徵所有蠲其所無又請勤御講筵俟密勿大
臣得從容察詢以稽進益既乃與同官新鄉李光翰
泰州徐蕃餘姚牧相灤州任憲歷城徐遷奏留劉健

謝遷且勅中官高鳳遂逮繫詔獄廷杖除名後復列
之奸黨世宗立贈光祿少卿光翰弘治十二年進士
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偕諸僚極
言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等督師無功顧受厚賞內
閣劉健等數陳時弊輒留中不報而司禮中貴高鳳
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反蒙信任賞罰不明賢否
淆亂此災異所由召帝不省既削籍歸起知台州府
九年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蕃弘治六年進士久
之授南京禮科給事十七年劾奏南京戶部侍郎
鄭紀刑部侍郎張撫操江都御史陳璜不職武宗嗣

位奄人干政南京匠役新增月廩他冗費先朝所汰者悉復其舊蕃等力爭不納削籍後起官江西叅議都御史陳金平來鄉巨寇蕃興有功進浙江提學副使嘉靖初累官右副都御史撫洛陽入為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小廠致仕相與光翰同舉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蕃偕同官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戶部侍郎王儼工部侍郎張達南京刑部侍郎張撫督儲都御史鄧原巡撫都御史順天周季麟保定王璟山東徐源河南韓邦問南京御史王蕃等亦以為言孝宗特御便殿召咨閣臣皆留任正德元年劉健等求

罷相率同官上言謹按禮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又
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曩先帝彌留召健
等親受顧命未及一年抗章求退豈無故而然哉近
朝事紛更政出多門漫無統紀頒示詔旨或不經內
閣有雖已擬旨旋改易者有因事建明未蒙俞允及
留中不出者是使輔臣充位而已安得不求退哉望
陛下念先帝付托之重每日退朝從容延訪政事機
務悉從健等平議而公論是非一付之臺諫庶幾信
任專事權一帝不能用尋奉命與御史呂鏜覈南京
御馬分給營軍中官李崇枸留不發相等因陳御馬

鹽胃溢之弊言馬止八十九匹歲須芻三無幾今乃
糜耗至倍首苜菟豆二圍又各有承辦且一軍足飼
一馬而今用軍乃至七百餘人從有守庫守倉者三
百人悉按月輸錢冗濫至此而崇敢扞格詔旨專營
已私請正其罪奏上未報崇言此洪武初額不可輕
變帝即許之相等獲勅奏終不納至是受杖歸授徒
養母聞民間利病輒走白有司非是杜門不出瑾誅
後官懼廣西參議除書至已前卒家貧停喪十餘載
按察使李承勛為塋之惠與銑同舉進士武宗立由
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與同官諫駢射佚遊語

極切直既除名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進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進等因災異上言七事曰戒逸豫遠邪佞納諫諍節財用詞皆切直而其言正國憲則謂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悞先帝太監李興擅代陵木新卒伯諱祐侍郎李鏈全事不舉皆當明正厥辟其言汰冗濫謂馬房倉庫及四方增設內官已奉詔裁革今不聞撤還反復添注無以示信天下而末言罷不職諸斥英國公張懋南寧伯毛良尚書張昇陳濟侍郎張元禎葉勢大理太常卿韓邦問呂憲母使居位章入下之所

司既與銑等全得罪瑾收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頌之卒官當孝宗時賢才彙進一時南北臺諫率皆得人廷諍之風於斯為盛迄武宗初其風猶在而銑等六人全心獻替朝政有闕六人輒聯署以爭率指斥卷蓋故並及于禍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五河知縣時頻年旱潦浩輕徭賑窮流移復業擢南京御史數劾其僚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暨武宗嗣位荒於嬉戲浩等論諫益頻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錦衣都指揮得林掌事浩等爭之言先帝有

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初詔亦悉罷傳乞官
乃今得林之進由于傳奉不聞兵部廢先帝之命壞
銓舉之法虛陛下之詔一舉三失由鳳黃緣致之乞
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滿銓亦言鳳內為心膂得林
外作爪牙內外大柄不可操自一家且中人效尤請
乞鑿將安底帝皆不聽浩尋偕同院御史薄彥蕪貢
安甯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強鳴鳳陵崑蔣
欽曹閏黃昭道王弘蕭乾元乞留劉健謝遷罪劉瑾
馬永成等瑾怒遂逮下詔獄榜掠蕃諾詭言不預知
為主獄者所叱獄成各予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

逮捕未至命卽南京闕下杖之後列奸黨五十三人
浩等並與焉瑾憾猶未釋復坐浩劾武昌知府陳晦
不實與安甫番熙學禮覓六人逮至南京優杖闕下
瑾誅起浩知邵武府至則典屬邑裁濶狹更定賦役
俗尚巫男女聚會無別下令嚴禁入覲疏陳利弊五
事悉見施行居六年民戴若慈母嘉靖初歷廣東叅
政新會寇為亂浩潛師出不意縛其渠脅從多城死
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劾浩以制裁之歷兩京
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踣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
不死浩以舊德進用不能俯仰諧俗十年夏因雷震

午門旬刻致仕歸家二十年年九十二卒子木進
士山西叅政彥徽陽曲人安甫江陰人皆浩同年進
士崔志端以道士積官太常卿復擢禮部尚書彥徽
力言不可諸御史之劾奄寺也彥徽實為首竟被逮
除名未及起而卒安甫擢自長垣知縣正德初兵部
尚書劉大夏為中官所扼謝病去而戶部侍郎陳清
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同官請別君子小人還大
夏于朝罷清勿用自今進退大臣必質之公論毋使
左右讒人得預報聞既與浩等同得罪家居十年始
起山東僉事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擢自將樂知

縣時孝宗以盛德在位然朝端不無紕政十八年二月熙偕同官上言人主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威明則有以燭天下之幾故言入而不惑威則有以懾天下之奸故令出而不褻頃小人徐俊等妄造謠言誑惑愚民陛下過聽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捕所指玉昇者遠近莫不驚駭然兵部故無此官亦無此事而使者轟然而來寂然而送不惟政體有虧即陛下之威與明亦少損矣倘後日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哉請自今留神審察止付法司推問庶幾明不蔽而威不褻也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不

宜輕發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同官陳
十事一慎好尚請罷鷹犬射獵一彰天討請逮正中
官張瑜等罪一抑奔競劾順天巡撫柳應辰江西參
政王綸為中官劉瑯董讓所奏保大壞士習一黜不
職劾侍部張元禎王華葉勢巡撫都御史李進輩亨
歐信太僕卿王珩尚寶少卿祝祥宜罷一清庶官劾
按察使李善等六人知府陳晦等三人不檢叅議林
沂等四人衰老宜斥其他五事防壅蔽清軍伍稽巡
察儲將才理鹽政事下所司具冬遂下獄削籍瑾珠
前直言得禍者皆起熙獨廢退如故世宗嗣位始起

饒州知府遷浙江副使以清操聞學禮巴人家京師
弘治六年進士十七年偕同官劾禮部尚書張昇掌
太常寺尚書崔志端右都御史史琳兵部侍郎熊朋
南京戶部侍郎鄭紀不職詔皆劾用正德元年九月
復偕全官諫馳騁騎射不納既以忤瑾削籍至六年
冬起雲南僉事終叅議鳴鳳上海人亦浩同年進士
正德初嘗劾侍郎張元禎王華巡撫都御史聿亨鄧
犀李進王琮吏部方議行筵會鳴鳳削籍事遂寢後
起湖廣僉事進副使鳴鳳初任永寧知縣有治迹及
是政優為湖廣最母憂歸卒閔亦上海人進士為沙

縣知縣民戴之既被徵疏泣攀留累日不得去既與
浩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寢塊得寒
疾卒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擢自長山知縣
陸寬之劾馬永成魏彬著浩之劾高鳳昭道皆聯署
以進深為群奄所疾既廷杖除名家居七載起廣西
僉事再遷雲南叅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
陸寬字如玉歸安人父震廬州知府寬娠七月而生
弘治九年與弟嵩同舉進士寬授清豐知縣以廉幹
徵拜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
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

言有辱臺之罰今即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革當
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
二後而劾舊制御史大班彈劾被劾者趨出待罪即
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荅未行彌
縱先入乞遵舊典而奏立取睿裁三明澈惡近尚書
劉大夏王軾乞去侍郎張元禎陳清見留賢不肖倒
置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數命今乃者言
妨左右類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
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以考稽未行者著于奏請
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

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甄分重輕自今除
巡按而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南北一體七
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若任八屬庶官
則舉部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部李承勛胡世寧張
嶺顧璘等二十人章下所司正德元年勅中官李榮
高鳳苗遠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
廣開言路屏絕宴游騎射帝不能從其年十月竟以
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遂偕十三道諸僚極諫曰自古
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
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及

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
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使能采聽
忠言而預斥之何以至此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黷然
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願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
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致上
干天和災祲叠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革必謂言
中行樂何聞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夫人主
一身為天地百神之主係宗社安危之機一或不謹
貽憂非小今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節屋風
雨之不死錦衣玉食豈知小民裋褐暑雨凍餒之勿

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感願赴愬之無路昨者
需震郊壇禁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
盜賊橫行陛下願可恣情縱欲不以顧念予間部大
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
伏闕死諍以悟聖意願乃息緩悅從其順退託自為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
亟屏永成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
治疏至而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崑復偕同官
乞留之遂被杖削籍瑄誅詔後官以永成大用革尚
在事竟不復召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為衛輝推官徵
拜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改元劉瑾逐大學士劉
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語侵近習瑾大怒
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跪曰劉瑾一小
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
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忽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
奸矯旨違問予杖削職然臣思欽私衛不忘君况侍
命祗席日擊時弊烏忍不言昨者瑾要素天下三司
官賄人千金各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斲斤與之則
遷權通國之人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

知左右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腹心乎給事中劉蕡指
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
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
虐以非法通國之人皆寒心而用之于前後是不知
前後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耳目肢肱乎一賊弄權萬
民失望吞聲喪氣在在有人呻吟之聲動徹天地陛
下顧愴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
何面目立天地間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
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
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

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
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
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
本志陛下日與媿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皆凜冰淵
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
上方剗斬之未嘗何人臣肯少讓之哉陛下試將臣
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之人皆知之陛
下之心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
欽出痛心感頽之言而陛下不以為是陛下為何等
天子哉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

養兵臣死何足惜但陛下獲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
是夫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
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
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
賊並生疏入獲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
欽念疏上且擬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
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者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
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
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焉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
業不可易也聲遂止至是創甚越三日遂卒于獄年

四十九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
監南渡時追諡忠烈

許天錫字啓衷閩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
省親孝宗方重文學士特命乘傳行還朝授吏科給
事中十二年建安書林火天錫上言今年闕里孔廟
災適者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為灰燼闕里道所
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乃一旦上天示戒豈無意
哉臣考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
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為言禮樂不行天故
火其藏以戒也今書林之火得毋類是自頃師儒失

職正教不修上所尚者淳華下所習者枝葉俗儒哀
輯文字使人襲取士子僥倖決科固知力學一旦獲
售侈然自謂得志矣安望其精思實踐以整身利物
乎此災變之作殆為儒林積垢而然宜及此遣官臨
視刊定經史有蓋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及一切舉業
鉅釘之為禁毋鐫刻於以崇實學養人材所繫非淺
鮮也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明年大同失
事天錫奉詔往核其得其敗衄掩覆狀于是巡撫洪
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又明年為使
劉雄自南京過儀真怒知縣徐淮厨傳不飭遠怒之

守備中官以聞。准坐遠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
抗章救之。帝不聽。卒調之遠縣。御史文森、張津、曹大
有坐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權禮部尚書。天錫皆
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陛下克謹天戒
。令內外諸司條舉弊政。夫政孰有大于澄別官方者
乎。今外官既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
法無可加矣。惟兩京堂上官。于例不從考覈。即屢經
彈劾。多見優容。五品而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而居
官率以九載為限。其間或用年勞轉遷。或因服除改
補。安能待及十年。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如制

此點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傲
有位臣聞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陰森亦或避位今
文武大臣既不肯引咎自退陛下又未遽策免宜且
羊其公孤之銜以昭憂勤之實俟天心協和徐還厥
職又聞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
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以來
諸監局掌印金書多至三四十人其他管事不可知
數易都亦然憑陵秀暴蝕民膏茅宅連雲田園遍
野膏梁厭于與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守足召變
乞初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

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于是大臣並聽自陳
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
考察事格不行尋奉命與御史何深數馬牛房諸弊
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豆費五十餘萬孝宗崩武
宗即位天錫言山陵事重縻帑不足信詔即令天錫
偕中官扶安侍郎王華攜堊師相度吉土遂定泰陵
之地其年七月又因父異上疏曰近久陰積兩所在
告災加北寇跳梁侵及內地此皆陰盛陽微之象豈
小人未退而君子難于進小人肆其姦而君子不安
其位歟或政事叢脞善否混淆聖明容有未盡知或

知之而未能有所區別歟或賦役繁重誅求苛急雖
有蠲恤之文而無其實歟或將領貪殘而兵氣萎靡
歟或詔令方施而為權要所阻宿弊方清而為姦猾
所格歟或刑獄不清而下民猶有咨怨上下間隔而
言路尚多未通歟願痛加修省設誠致行更求直言
敢諫與執政老臣共相謨議以興舉其所未至則人
事修于下天道自順于上矣帝報聞累進工科左給
事中正德改元被使冊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
年春竣事還朝天錫素骨鯁敢直言至是見國事大
變向所與慷慨論事者排斥殆盡恒惓惓不得志而

逆瑾肆虐加甚天錫益憤至六月朔因清菽內庫得
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欲
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死一
童倚側匿其狀而遁竟不獲上或曰天錫朝罷見御
史張彥荷枷長安左門天錫伏枷而哭歸家不勝憤
自縊死或曰逆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終
莫能明也八年詔賜祭恤其家嘉靖中予春公寃獲
賜祭葬同時海陽周倫由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勘事
淮安時奉使還者逆瑾皆索重貨鑄故典知府趙俊
善貸其千金俊不與鑄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遂自刎

從者竟而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
事聞繫後至京責鑄死狀竟坐後罪平定祁夔亦由
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
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
璉山馮顓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
久不克顓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
集舊卒以夾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兵部尚書劉大夏
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
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四年春由部中改御史嘗
以事忤瑾為瑾所誣遂自經死瑾誅與鑄夔俱復官

賜祭其恤其家

周鼎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校吏科給事中
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武宗初即位壘言朝廷創建
寺觀舉春祈秋報之典將以祝聖壽利生民也乃兩
歲之間頻遭大故且災異叠見邊境數侵求福得禍
馬用祈禳請毀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
以息邪說正人心不聽頃之以久雨偕同官上言天
變不虛咎在欺蔽適者侍郎李溫等通賄耀門累劾
不去主事王綸蔽賢功次為首遂所阻詔裁增設內
臣旋復中格內庫錢物已命會官清理乃忽委中使

指揮田忠等縱陵軍避役兵部議其罪竟付罔聞政
令之外皆左右欺蔽者為之也請悉正厥辟以弭天
變帝不從但令群臣修省而已又言方今臣庶之家
奢僭相尚惟陛下躬行節儉苟非常制務從裁約則
薄俗可革淳風可還其年九月以星變疏請進君子
退小人修庶政并邊防絕近倖之私黜奸貪之蠹延
訪大臣講求治道因劾尚書崔志端熊躡賈斌侍御
李溫都御史金澤徐源等十二人于是躡溫澤並罷
帝遣中官韋興分守鄖陽壘力言不可并論前中官
蘇元煉丹糜金罪不納壘以災異游臻而修省無費

後偕同官上言適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
而十寒詔令朝吏而夕改冗員方羊非久復留鎮監
撤還未幾更遣解戶困于交收鹽政壞于陳乞厚威
詭而駕帖頓頽私近習而幣藏不覈以致下違人心
上千天怒不可不亟為整正也帝不能用正德改元
與六科諸僚陳親大臣清弊政省財用信詔旨遵舊
制正貢賦惜名器汰不職八事其言惜名器謂禮部
尚書常鴻臚寺賈斌光祿卿管內閣中書張駿等進
非正逢維閏年勞宜止增俸級不得濫畀尚書侍郎
之秩其汰不職言督工內官李興遼東鎮監朱秀山

西陳遠皆城狐社鼠不可不去英國公張懋懷寧侯
孫應壽新寧伯韓祐闕冗無能不可使典兵柄魏國
公徐備安鄉伯張恂武清伯趙承慶駙馬都尉楊偉
物議不容不可使守留都戶部侍郎王儼陳清工部
侍郎李鋌南京工部尚書李孟賜戶部侍郎陳金副
都御史柳應辰曹元鄧厚劉洪皆老奸宿蠹不可使
都頭位并及邊將朱廷解端等數人帝不聽惟斌及
廷端賜罷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今日取肉啖鷹明
日索米飼犬如是不已則凡娛玩戲娼之事可以從
斥日蕩心志者將無所不至近光祿上供視徃日十

增七八際此兵荒財匱安從倚辦止新政已爾將何
以克終臣願修德養身放鷹犬止浮費庶幾永保天
命章下禮部請納其言帝竟不省明年擢順天府丞
時朝多紕政壘論諫深切率與中官牴牾劉瑾等積
不能堪系是馬近縣皇莊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綉都
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共劾王瑾黨三人計下
之壘獨詞色無假又具公移于淮等皆用中呈而王
止燦報王怒奏壘侮慢教使瑾即禱旨逮下詔獄榜
掠死瑾誅認後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其一子南
渡後追諡忠愍同時益陽劉憲成化中由進士歷御

史有時名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草場火憲方
按問未報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去會瑾遣使聞邊
儲遂坐憲隱匿遂下詔獄竟瘦死新陰徐禎由進士
除江陰知縣入為御史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
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
裁正比遷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
在都下者謀率錢賂瑾解之禎喟然曰有死而已室
以行父老哉竟勿許遂杖三十永成肅州劄重死獄
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室賢何貳
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三年六月百官朝退有投

匿名書毀瑾者瑾怒執庶僚三百餘人跪奉天門外
日既午後下之詔獄欽及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仲
並中暈死八年與憲禎俱獲官賜祭恤其家

羅倫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欲受業張元禎講
學里中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
德初入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蠲上疏曰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
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
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
王朝會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

阿之音今陛下視朝或至日晨狎侮群小號呶連旦
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宰相諫官者所以定國是
達民隱也今文網日密誅求峻惡盜賊白晝殺人百
姓流移載道財殫民貧公私耗敵而宰執諫臣卒不
聞有一言入告者此聖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
必有禮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隨進隨罷
去不以禮先朝者舊如劉大長者謫戍窮遠已及三
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
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比附深
巧以中傷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

不幸而過寧僭毋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
逸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
圖治并勅法官慎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
請裁決毋擅有重輕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
士久以言為諱僑疏上亦自分必死與櫬待命劉瑾
果大怒欲抵極刑降中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
賴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官自僑上疏親故交游
莫敢往視至是得薄饒乃交相慶以為非始望所及
其秋瑾敗召復官以病歸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僑首赴義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州興崇教化建

忠節祠祀方孝孺廷致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
循行所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
二年舉治行卓異都御史姚鎮上書頌僑曰人臣犯
顏進諫自古為難至若首擊豺狼之橫獨處雷霆之
下難又甚焉囊八黨弄權逆瑾亂政于時廷臣結舌
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
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屬具臣
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于常調
臣竊為朝廷惜之詔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叅政未幾
上疏引年竟歸撫按並請留部又牒趣之不得已乃

之官踰年遂謝病去僞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
喪不廢講學僞以為不應古禮道者責之其峭直如
此

論曰太祖不設鍊官謂使人人可諍也是後惟給事
御史為有言責兩京並設不下三百餘員然而彈計
竭忠不愧言職者亦鮮矣如弘治晚年之政幾擬貞
觀武宗初立宦豎弄權海內失望蒞銚彥徽之革慄
慨指陳得禍良酷于是臺省諸臣惴惴以言為諱迄
于瑾誅四五年間僅見評事羅僞一疏而已則士氣
之不振為何如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十

周廣

書

琥

李

中

宿

進徐文溥

張欽

張士蔭

石天柱

張文明

王

劉士元

董

相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即疏陳四事畧言陛下踐阼以來星隕地震水旱蟲蝗所在見告近復加以寇盜致生靈肝腦塗地民情皇皇若有所失陛下知之乎其大端有四焉願陛下斥番僧遠伶人重國本嚴軍令而已夫三代以前未有佛教也漢明帝

引天竺僧入中國至今為名教罪人昔宋齊梁之君
事佛蓋勤奈國日促况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
鑲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為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
魅奈何今近君側為羣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
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
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佞人助慢遊迷亂者也陛
下不觀唐莊宗乎方其定中原滅燕梁天下豪傑莫
敢抗及志得意滿日共伶官戲狎而一夫夜呼倉皇
出走身得身失反掌不殊夫杜事之敗後事之鏡也
臣謂宜遠逐樂工不優藉之禁內乃所以敬鄰邦也

昔高皇帝親提矢石櫛風沐雨以有天下陛下承祖
宗之統緒而奉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徵
雄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之計乎今中人稍有
資產猶爲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
胙膺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又復攘
效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
之罪所弗忌言誠不可聞於天下後世也陛下何不
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乎夫天
親不可以人爲名分不可以久做臣謂諸義兒養子
俱宜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列

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加優容卽武將失律亦赦而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為期日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庶文武用命謀猷必滅賊亡可待也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捕廣東懷遠驛丞主事巢人曹琬杖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易姓名衣道士衣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勳鎮廣東承寧風旨偽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一日伺廣謁御史搆致之軍門

蚤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
政吏部擬除憲職奪矯旨再調行寨驛世宗卽位
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
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奸橫內得廣行百金為
贖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撓六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憚廣威名多望風自
免去廣欲限豪右田奪其贏歸之貧民豪右弗便也
謀去之明年遂罷巡撫官不設又明年召拜南京刑
部右侍郎居二年恭疾卒嘉靖末贈右都御史初廣
以鄉舉入太學師事章懋在里閭與魏校友善為人

嚴冷無笑容。共鄉人語不操土音。性公強。亦受請。托
士類。莫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弘治末舉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擢廣文部。擬調河南通判。
事必欲達。竄乃改尋甸。再遷廣信同知。時鎮守中貴
託賁獻類有微歛。琥攝府事。堅持不與。士民頌之。權
筆昌知府。未任卒。世宗立。贈光祿卿。賜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家貧。勵志讀書。從里人楊珠遊。
珠之學以明道。程子為宗。安貧踐行。不苟傳授。見中
大喜。盡語以所得。正德六年登進士。時楊一清為吏
部。喜延納人才。數召中。應言官試。不赴。乃授工部主

事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
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竊權勢
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是陛下之聖武可謂卓
絕矣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弑紀綱
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
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
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何也
由陛下之心惑于異端故也夫禁板嚴遠豈異教所
得雜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獲國佛寺延
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則用舍之顛

例舉錯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望陛下翻
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
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
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
事可以次第舉矣疏入武宗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
得免踰月中旨誦廣東通衢驛丞王守仁開府贛州
檄中參其軍事預平宸濠之亂世宗踐阼復故官未
任擢廣東僉事升遷廣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擇諸
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三遷廣東右
布政使忤總督及巡按御史坐以不稱職當罷舉朝

皆詳時在輜署吏部事疏稱中素著廉節有才望當
留用會政府亦有不悅者竟降四川右叅政十八年
擢右叅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歉蝗起令民捕蝗者倍
予以穀蝗絕而饑者賴以濟擒劇盜閔繼光隣境擢
其功中不與料為政務大體使屬吏各得盡職居兩
年進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御史金傑先按四川嘗
為中中不謝燥恨之至是撫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
中平中守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
乏薪將以浴器燬而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聞
道於楊珠既而攝克之沉潛窺察門人羅洪先王龜

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光宗時遣謚靖介與中先後以劄曹建言者有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戶部主事吉水戴冠皆正德三年進士六年進奏列六事一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鏞並宜加卹一請斥附瑾大臣兵部尚書王殿華而兼治內侍中餘黨其四事則慎擇守令遣官慮囚寬賦役罷官校也疏既入晡時張永急傳旨召輔臣李東陽等謂帝怒甚欲親鞠之且趣入見東陽筆聞帝已中酒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請奏上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之五十斤為民時瑾餘

黨方布列禁廷故得禍未幾卒於家世宗嗣位贈光祿少卿賜祭九年而冠上疏陳時事略言今海內虛耗物力須屈諸邊數有警河南山東徐淮水旱為災小民逃徙相屬陛下亦嘗少念及予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貴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技充監司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之蠹也我朝歲漕四百萬石有贏餘近結於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實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臣聞兵資精不賈多邊軍生長遺土習于戰陣足以守

樂今一過有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
經臣下論列堅不遠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遣軍而不
為閩塞慮也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
為帑藏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也此年逆瑾既敗所
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
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入
帝大怒敗廣東烏石驛丞嘉靖中歷山東提學副使
居官以清介聞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明年授南京
禮科給事中嘗偕同官劾南京刑部尚書劉纓右都御史

史季士資兵部侍郎呂獻大理卿葑欽不職而請召
還致仕尚書孫交傳珪時論以為常寧王宸濠求復
復衛文溥抗疏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羊其獲衛屯
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羊之正
欲制以戾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安居深處
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
哉且王恭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
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
止之猶恐不速願可繼之加恣假翼於虎乎如貢獻
本有定制今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米

何為者况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
料可視為細故哉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
之人逐彼傾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廣結權幸威
行中外疏入人威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未幾疏
請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率同官上疏曰頃因
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厥躬者皆已
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乎上帝迺休命矣雖然
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
布寬郵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
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

貿易皇店不以網財運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
毋耽優俳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
昂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
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
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
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為福
者未之有也報聞踰兩月又上言帝王馭世在刑政
得其平而已乃近者舉動多越常情如在瑤之誣
遠知府翟唐以史宣劉珣之誣遠部曹王鑾王瑞之
以珣及于喜之誣遠御史施儒張經固已外矣近道

路傳言又謂中官王堂以僉事韓邦奇阻其科歛羅織陷獄則又以讒言害執憲之吏矣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繹絡於道壘縉紳駢首於控行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乃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怒能不寒心乞并下堂法司從公究問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左叅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毋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

御史巡視居庸諸閘十二年七月帝從幸臣江彬言
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
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此者人言紛
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之為此者
非是慢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
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漢高祖經百戰之餘所統皆
良將然猶困於白登我英宗不聽大臣之言六師遠
駕遂成己己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
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之既無親王監國又
無太子臨朝而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箠城

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已蜀有林辦之困京畿諸郡
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學長驅
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而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
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 心搖動供億浩
繁一也 遠陟險阻兩宮懸念二也 北寇方張難與之
角三也 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
以負陛下 疏入俱不報 八月朔帝遂微行至昌平傳
報出聞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開關納門鑰藏之分守
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
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聞不開車駕不得出達天

予命當死閤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
土木倉卒我與君亦死率坐不開閤死死且不朽頃
之帝使召壘壘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萬萬
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
閤門下曰敢言開閤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
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莫衛
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
聞而云車駕即日過閤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
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閤必兩宮
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

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帝言張御史
幾殺臣帝大怒顧朱寧為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
冕等追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
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而意怏怏未
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竟微服自德勝門出
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闕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
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闕禁毋
得出一人欽感憤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
聞聞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闕笑曰前御史阻
我我今已歸豎儒過慮耳世宗祠位安遠伯許泰已

論死有旨減戍欽疏爭之時言者多薦楊一清欽言
一清內懷陰險外張聲勢曩事先皇納賄招權無至
誠感動之膏不宜復用並報聞尋出為漢中知府累
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
為工部右侍郎被論罷欽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
同縣崔銑及寇天叙馬卿馬理呂柟輩同志砥礪以
學行聞於時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
入為御史光祿卿李良女字少師劉健孫後健忤劉
瑾去良遂詐言女死謀改適人薄其行士隆論罷之

巡監河東劫去貪汙運使劉瑜建正學書院興起文
教九年乾清宮災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
後遭劉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狎睡匪人
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
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疫禍機潛
蓄特恐大命難保夫哀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校儻
之群廣屢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巡按
鳳陽織造中官吏宣列黃棍二於騎前名賜棍有抗
者鞭杖殺之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獨劾奏其
罪大猾張順隨中官使雲南殺人走匿京師雲南巡

撫移捕甚急遂送至桃源捕送者斃一病丐紹縣言
順死縣給牒歸已二年矣士隆疑其棄密廉之果得
順於淮上按治如律錦衣千戶廖鎰從中官廖鑾鎮
陝西大為奸利士隆偕同官劾之且曰鎰之肆虐陝
西者即其父鵬虐河南之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
今陝西鎰又欲亂之耶乞置鎰父子於法并召遠鑿
以釋陝人之憤不報鎰者倖臣錢寧所暱也寧見疏
大恨十三年寶坻人薛鳳鳴先為御史坐罪削籍歸
事諸倖倖惜其聲勢橫邑中寧以通其妾尤相善嘗
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

疑有寃并捕鞠鳳鳴鳳鳴懼使其妻懷狀訴枉自殺
長安門外事聞鳳鳴得釋而狀所連引穿城知縣周
在并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士隆與同官許
完先後按治獲捕鳳鳴對簿而祥在還職寧怒令鳳
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於是鳳翔及諸
所讐者悉得罪而二人謫外士隆得晉州判官久之
擢知州世宗立復授官出為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
等結回回為亂所在布設賊黨急則投豪家藏匿官
不敢捕士隆下令能擒賊者為良民且受賞匿賊者
屠及妻子於是豪家爭獻賊賊遂破滅乃築堰設防

溉田千畝民利之無何卒官

石天柱字李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
史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乃授天柱戶科試
給事中時禁臣下毋得以天命名去之而名柱後乃
獲故七年劾保定巡撫竇景歷數其殺降掩敗欺罔
貪贖罪而群小庇之寢不行乾清宮災極言今日外
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
其衣裝甚者結為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宮馳驅郊
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為贅疣待
義子以心腹時卒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

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
計久長哉素遠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進
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甚中外憂之天柱率六科臣
抗論系旬未報乃復合辭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
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己子與秦以呂易
羸而羸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
致墮奸計不謂陛下亦為之也天位至重神明之宵
尚不易負荷而况么麼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
一時安能保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遂與
他人乎安能保異日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

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之疑卒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鑑請收香錢為修繕費認許之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頃之又與同官爭陝西織造明年四月詔毀西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優借六科奏曰詔毀兩坊民居致老稚轉徙哀號愁嘆不忍見聞或謂造皇店酒館或謂營養子府第或謂設邊軍教場三者實無一可此必左右小人欲為固寵之術而不計陛下之失人心也望陛下不吝悔改已毀者給還未毀者停止以收人心保國脉帝皆

不省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柱率同官力諫又明年採木侍御劉丙即中伍全秉經主事劉希龍忤督工內官劉養為所劾天柱復偕六科救之全等以是得薄罰其年二月孝貞統皇后將葬帝假啓土為名欲復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之愚衷冀陛下之憐察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

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經之中悔過
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
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
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陛下何
所倚賴猝有變故則人心瓦解之勢成矣夫大位者
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
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庫空邊鄙空天
下之人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
此行止此臣所以痛心為陛下惜僉昧死為陛下言
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居密

室難妻子不知既上即劾服待罪一時聞者皆感愴
而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殺都御史彭澤
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王
爌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為民瓊怒黃緣取中旨出兩
人於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
理丞未幾卒久之予忠請恤特予祭

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
史巡按遼東中官武將率漁獵軍民文明絕之皆不
得肆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甚文明捕治其
爪牙二十四人堂太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上

章馳諫極陳災異異有所感悟且言江彬逢惡專非
亟宜行誅在朝諸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既
而文明朝於行在諸權倖危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
多不應司禮中官張忠輩怒甚譖之於帝言諸生毆
旗校文明縱弗治於是帝亦怒命械赴京師下之詔
獄明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此駕旋忠等屢請加
罪至七月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鞠文明自謂必死及
見帝忽悟命釋而遠調之乃以為電白典史世宗立
召復故官尋出為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
錄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全時御史忤權倖得禍者

有光山王相嵩縣董相彭縣劉士元皆進士也王相以正德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肆竒歛相力禁戢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遂被逮士民泣送載途既至繫詔獄明年始釋為高郵判官未幾卒世宗嗣位贈光祿少卿董相巡視居庸諸閔江彬遣小校朱英執人於平谷恃彬勢橫甚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遽搢於帝械繫詔獄謫判徐州世宗召復故官終山東副使二子遂選俱進士遂由給事中亦歷官副使選終知府士元巡按畿輔十三年武宗獵於古北口將招致朵顏衛酋花當把兒孫等

納質燕勞士元歷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指揮
黃黜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黜懼逃赴行在因嬖倖
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
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絲痛笞之四十幾死
乃囚之檻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
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
不報明年命謫麟山驛丞永不遷叙世宗立復故官
出為湖州知府遷湖廣副使巡行所部修僻荒政積
粟至百餘萬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累遷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論曰正德十六年間廷臣直劄主闕者皆幸得無譴
而一觸權奸即禍且不測嗚乎殆哉乃周廣諸臣並
危言極論以批逆鱗而張欽至伏劄當闕天柱則血
書上奏蓋臣之用心亦良苦矣百世而下聞風興起
者當何如也